

日取小

◀號六十八第▶

日六廿月八年二十
日五十月七年亥癸
分二洋售●張四號本

載轉雅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

■本報辦法

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。現在開日一刊。常刊四張。增刊無定。

■本報價目

本報零售每份二分。定購每月大洋三角。全年大洋三元。寄費在內。本外埠一律。

■本報廣告刊例

封面長行二行起碼。每行每號三角。普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。每格每號一圓。

■本報發行所

上海新碼頭小橋頭錦新里良晨好友社

今日本埠隨報附送良晨箋樣張。如有遺漏。請向賣報人索取。

枕綠賣字不訂潤格 謬愛拙書。遠道來索者。日有數起。應接正可隨意塗鴉。有錢可得。則僕亦何樂而不爲。顧文人之墨。珍之無價之寶。鄙之猶如敝屣。直非可規定價格者。凡欲役吾之腕者。請先函通知。鑒其意誠。臨時議價可耳。

張枕綠啓

本報再承銷章程 (一)凡願承銷本報者。請先付二元至五元之保證金於本社。以昭信用。碼實銷二十份。(二)本報批發。每份大洋七釐。(三)承銷本報自何號起。每號需報多少份。請酌量於繳納保證金時通知。本社即按期照付。(四)中途所需報份。如有增減。請距該號出版期三日以前通知本社。以便照辦。(五)如有銷剩之報。可於該號出版後儘一星期內退來。每號至多退十份。遲退不收。(六)每逢陽曆月底。爲結賬之期。承銷者應將所銷應繳報費。於期內如數繳到。倘於出月四日內尚未繳到。本社當暫停其承銷。從事清算。(七)由函付款者。滿洋請付匯票或通用鈔票。零數可以郵票十足代現。(八)九)雙方郵匯寄費。各歸自理。(十)本章程即日施行。本外埠一律照此辦理。▼上海良晨好友社訂

承銷本報之變通辦法 有以最小報承銷章程所訂爲煩者。特立此變通辦法。有意多少份。至少二十份。即合每份七釐之批價。將該總數繳來本社。當即遵照辦理。▼良晨好友社訂

本報贈聲週報 天津贈聲週報。爲華北諸名家撰述。內容各體俱備。每期二張。零售二分。定本社購定。凡最小報全年定戶來定贈聲週報者。特別優待。定半年只收大洋四角五分。定全年只收大洋八角。該報第七期已到。上海良晨好友社白

□尊處亦需印刷否？

良晨好友社承印部。承印書籍報章。一切零星印件。排式美觀。印刷清朗。出貨迅速。定價低廉。約期不誤。外埠委印。代爲細校。郵送之費。敝處擔任。有意委印者。請將需印之件。加以說明。函寄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部。當即開呈估價單。商訂辦理可也。(本埠駕臨面洽尤妙)

短篇小說

本報自第六十五號起。逐期譯載美國短篇小說名家歐亨利（O. Henry）之遺作。此項遺作。最新發現。約有百餘篇。現方陸續發表於西報。而本報陸續迅譯付刊。幸讀者特別注意之。

編者識。

疑惑不決

（美國歐亨利著） 朱維基譯

他們住在北萊里路上一所精緻的小屋裏。已經結婚了一年左右。伊是年輕而多情。他是當一月五十元的書記。伊坐了搖着搖籃。眼睛只是看着面孔又紅又白的睡孩。

他呢。正在閱報。伊立刻說道：「却利。你現在要漸漸曉得每月省些錢下來。預備將來之用。你還要曉得。我們的家庭新增一件東西。能夠使我們快樂。也能夠使我們的火爐旁有悅耳的音樂。你要準備着去盡那加在你肩上的義務。並且要記得。除了我們以外的那一件東西必需想到。那末我們的手撥那弦線時。諧和或壓亂的聲音便發出來了。又當音調轉高時。我們該去看看我們下面的東西。你曉得你的責任麼？」

却利說了一聲「曉得」。便走到木棚裏。自言自語道：「我不曉得伊是講着那小孩呢。還是在說用分期交付的方法。去買一座鋼琴呢。」

一個問句 田鳴皋

一個仲夏的傍晚。一抹殘陽。把淡紅的光線。射在校中操場上。那西鄰的一顆很大的皂莢樹。正當光線經過的處。影兒臥在地上。很是長大。好似巨靈神輪着一般。在這影兒的下面。放着數方潔白的石塊。我坐在石上。等候那網球的輪到。這時候操場中的網球玩者。正把球兒擊來還去。很是劇烈。一般人的影兒。射在地上。猶如走馬燈一般。我回眼到球場左首。只見銀簾棚下。有背的長椅上。坐着一行人。談談笑笑。很是歡樂。我逼緊了目光望去。瞧見本級主

最小第八十六號

第一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最小第八十六號

第一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任教員王先生也在其內。旁的便是他級的教員和學生數人。幕地裏教員室中鏗鏘的傳出了六下鐘聲。我覺得時已不早。可歸家了。但是我等候了許多時。第三轉的網球還不曾拍着。豈不把以前等待的工夫都拋棄了麼。

「要拍網球咧。」我一壁走近一壁說着。他說：「你來坐了。」同談談。你家中有兄弟幾個。」

我躊躇了半晌道：「聽說是五十餘元。」

我再向球場中一望。只見已輪到十八號了。再是二號。便可輪到我了。我便立意再等一回兒罷。我覺一人坐着乏味。便跑過去加入那銀簾棚下的談話團中。這時王先生的臉上。全沒有課室內嚴肅的態度。滿面置着笑容。瞧見我走近了。便和顏悅色的招呼道：「乃斌。過來。你為何這時還不回家。」

「你父親今年幾歲了？」我說：「四十二歲。」

「我記得你今年是十五歲。可對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們兄弟內最大的是幾歲？」

「十九歲。是我的姊姊。」

「你父親做的甚麼生意？」

「在一家洋行內充寫字之職。」

「行名叫做甚麼？」

「這却不知道。」

「薪水有幾元一月？」

「你可知道。這些錢可夠家中一個月的開消。或是有餘剩麼？」我聽了。却不能回答。祇望了望他的臉。閃了閃眼。沒得話說。我給他問住了。

燈光

孫俊

在廣廈前面有一條大河。河岸上滿處都是樹木。有的直立着。有的斜欹着。那新生的嫩枝。被一陣風吹來。差不多要浸到水裏。好像是要同水接吻。

這時彩霞映得沿岸的樹木綠澄澄的。水光蕩漾着更顯得嬌艷。許多小鳥兒飛來飛去。很可憐的唱着說：「晚景只有這一會兒了！」

我聽了。却不能回答。祇望了望他的臉。閃了閃眼。沒得話說。我給他問住了。

良晨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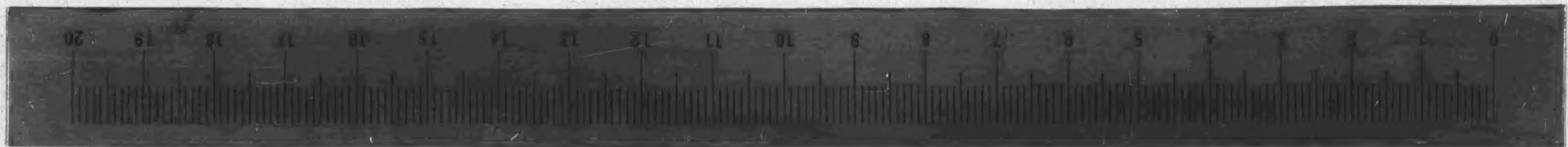
▼每百張實價大洋二角。

▼每壹千五百張。批價大洋二元。

▼寄費不加。郵票通用。

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
良晨好友社發行

良晨箋是一種最
新美術信箋。
張枕綠題字。嚴
簡凡補畫。格式
極別緻。
印有紅色綠色藍
色三種。任憑選
擇。
購備自用。顯得
自己的考究。贈
送親友。費少而
惠厚。
多購照批價。信
箋長年可用。樂
得特別便宜。



果然。彩霞散了。小鳥兒也不唱了。沿岸嬌艷的綠樹。漸漸浸在黑暗裏了。

廣廈的女主人美麗女士還探首窗外兀自的望。伊望不見什麼。只見一團團的樹影。及至連一團團的樹影都看不見了。伊還是望着。伊並且獨自歌唱似的說。『這樹木綠得多麼嬌嫩！這小鳥兒唱得多麼好聽！天公設置這些爲的誰呀？』伊這時很沉悶。但伊還是望着。『哎喲！綠得嬌嫩的樹木呢？唱得好聽的小鳥兒呢？統統在黑暗的夜幕裏了。天公設置着夜幕又爲的誰呀？』伊這時沉悶極了。伊的手推過窗柵。閉了窗。放下窗幃。無精打采的跑進臥室。也不燃燈。

便沈寂地躺在一張沙發上。靜悄悄的寄其遐思。

伊手伸進插袋裏。這是伊丈夫羅斯先生寄給伊的信。伊拿出來。送到唇邊。吻了又吻。伊又摸索着取出信封中的信箋。也不管順。倒。反正。如看信一般的姿勢。拿在手裏讀着。

我愛。

請你採些花兒爲着我。

請你唱些歌兒爲着我。

我的心兒枯澀極了。

我要飲花的露。

我的心兒沉悶極了。

我要聽你的歌。

伊彷彿是個個字看得清楚。並且一字一句不會錯誤。伊讀了一遍。

便送到唇邊連吻了幾吻。伊讀了又讀。便接二連三的送到唇邊吻了又吻。直至於伊的沉悶完全消失。

外室的燈光忽然亮了。伊又聽得革履得得的走進臥室。這是他的履聲。伊聽着便能分別得出來。

『我愛。你睡了嗎？你莫非是畏着劇烈的燈光。不舒服嗎？』

伊早從沙發上坐起身。這時並且站起來。手中還捏着信說。

『我愛。沒有睡。你可以燃起燈來吧。』

羅斯便燃起燈光。伊不想燈光便在這時燃着。來破這黑暗的沉寂。這燭光好像是專爲兩個人而光明的。伊想到這裏。不由款款有情的

■最小第八十六號

第二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■最小第八十六號

第二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對着伊丈夫一笑。

羅斯先生在燈光之下。對着他的愛妻這一笑之嬌豔。不禁被愛之磁石吸住了他。便跑近他愛妻身邊。緊緊地抱着。吻着。美麗女士手中舉着伊丈夫的信。款款的笑着說。

你的心兒枯澀嗎？

來飲愛之露。

你的心兒沉悶嗎？

來聽愛之歌。

羅斯先生也笑着說。

我的心兒不枯澀。

爲已得了你！

我的心兒也不沉悶。

爲已得了你！

他們倆抱着。你搖動伊。他搖動

你。他倆又把現在說的話變成歌曲般的謳着了。伊唱了又唱。他和了又和。像小孩子在搖籃裏一樣的安寧。
(下期登完)

關於小說之文

截止收稿

張碧梧

有許多小說雜誌初出版時。都是儘量的收集稿件。甚至再託人四下裡去搜羅。等到後來。十有八九又登出一段宣言。說本雜誌的在存稿怎樣豐富。不得不截止收稿。宣言人的意思。是賣弄存稿豐富的。但實在是暴露了一種弱點。因爲

小說潮流的趨向。是日有變更的。作者也是日有進步的。今日雖不甚佳妙。明日儘可做出精警的小說來。辦雜誌的人既經截止收稿。雜誌雖按期出版。繼續不斷。但所登的小說。不過是舊潮流中的小說。決然沒有作者的新作品。這雜誌尙有價值麼。

因此我以爲祇要維持現狀的雜誌。(但不進則退。事理之常。現狀且難以維持的。)未嘗不可截止收稿。倘想日有進步。造成一種最有價值的雜誌。絕對不能用這消極的辦法。至多用精密的眼光。甄別稿件的好歹罷了。

一	心	骨	換	十	不	飛	這	奮	不	狗
封	罪	頭	腦	字	幸	烟	朋	情	如	與
血	私	的	講	黨	的	友	妻	書	死	婢
和	逃	講	究	好	消	娶	過	了	死	婢
淚	的	究	究	息	素	了	了	了	了	了
的	店	的	的	素	素	了	了	了	了	了
信	徒	韻	韻	韻	韻	韻	韻	韻	韻	韻
若	張	綠	包	張	任	月	張	朱	張	周
張	女	天	枕	任	女	女	女	女	女	女
渠	綠	士	白	綠	士	士	士	士	士	士

每部三冊。實價大洋一角。另加寄費一分。郵票通用。

良辰友好社發行

上海科發藥房啓



每瓶一元

清血解毒內服神藥



每瓶一元

注入尿道百毒消除



每瓶一元

止濁定痛化毒滋陰



每支五角

防毒防濁萬靈萬安

花柳神藥

印 有 詳 細 仿 單 函 索 即 奉

冠生園披露

本園每年所用原料。價值在二三十萬元以上。今年營業更盛。原料需要更多。祇求貨色上等。不同價值之貴賤。希望種植家和畜牧家積極改良。種牧。我們也受惠不淺呢。

本園貨物固是十分道地。裝璜也極美觀。已經通國皆知。所以經售的人不必費多少口舌和筆墨的。來批發。能得穩賺錢。不過經售的人如有鑒別眼光。發增加了。發增加了。

國人往往不甚注意國貨。單就食品一項而論。總喜用外貨。這是一個缺憾。我們希望工商界努力改良。尤希望熱心家切實提倡。至於本園出品。總不夠提倡的資格。這是要請大家嘗試嘗試。憑一憑良心了。

本園出品各種菓子露。如檸檬、香蕉、桑子、杏仁、蘋果、等類。又果子類。如陳皮梅、南華李、陳皮橄欖等。又牛肉類。如結汁牛肉、果汁牛肉、牛肉屑等。又菓漿類。如杏子漿、李子漿、蘋果漿等。聽憑選購。竭誠歡迎。

上海九畝地 漢口後城馬路 冠生園啓

交通印刷所

上海大東門內

南市電話五一六

承印各種鉛石印件

小地

[illegible]



開文欄爲助讀者興趣而設。容載俏皮論文。遊記。筆記。專談。專評。詩詞。笑話。種種小品文字。並設種種插畫。讀者可隨意投稿。

開文欄內附有(談言微中)一個小欄。專備讀者以疑難事件。投函質問。由編者爲之解答。

裘立睇與小說家維克透露俄情箋

景吉森譯

Juliette Drouot To Victor Hugo

你能爲我而略費片刻嗎。親愛的。我要與你談我的一生事情呢。我與你有一日不見如三秋之微。我要遠離你。心坎便寂無心氣。我也不能說出這緣故。我因天時光陰裝飾上。所以今晚不願與你相見。你千萬不要失望。我希望你愛我能更進一層。不要一時高興而終至厭棄。并且我不怕死。我所怕的是你忘掉我。那就去死不遠。設使死後能增加憂情。我將禱告上帝。使我立刻死呢。你有最好的愛情。你是我畢生惟一目的物。靈魂中最快樂的人。你明天早些來。稍

萬國碰和專門學校招生

本校順應世界潮流而設。以造就高尚娛樂人才爲宗旨。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。已經萬國教育會議認可。各國教育部立案。特聘富於碰和經驗之先生担任教務。並延大中華民國袁冷霞皇子爲主任教授。以皇子傑作「雀譜」爲教本。以美倫碰和製造公司之出品爲試驗用具。暫設學額十萬名。不限國籍。自即日起招考。凡於其本國各種賭博。略知門徑者。即有投考之資格。隨到隨考。隨錄隨即肄業。函索詳章即寄。校長麻將博士啟。

最小第八十六號

第四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最小第八十六號

第四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爲流連片刻。因我這兩天很恐怖。惟你可以解釋。你的舉動。非凡合意。你是我仁愛的。有權力的。可愛的。高貴的。端莊的維克透。所以我與你的足接吻。裘立睇。

外國笑話

葉克鈞

(一)

「有許多人說。性情不同之男女。結成夫妻。最能快樂。」

「對啊。這就是我怎的尋一個有錢的婦人。和伊結婚的緣故。」

(二)

卡雷「殺立。你家的人。什麼時候吃飯。」

殺立「你一去就吃。這是女主人吩咐的。」

(三)

醫生「倘然你是爲了睡覺而十分難過。你應在上牀之前。吃點硬的東西。」

病人「爲什麼。醫生。那就是你有一次禁止過我的。」

醫生「不對。這是兩年以前的事。從那時到現在。科學上已有極大的進步了。」

(四)

「我真不喜和伊講話。伊有這樣的習慣。總是用自己的一句話。來間斷人家的一句話。你明白這樣的事麼。」

「懂的人家明白你說話的意思。比你所說的快。」

(五)

他「波金司小姐。我求你別要對

我講那位湯潑金司先生。」

伊「我們互相認識得不久啊。告訴我你喜歡我對你講點什麼。」

他「叫我裘納司先生。這個就是我的名字。」

與智先辯

黃轉陶

智先說我乳臭未乾。未免說得太甚。試想十八歲的大人。那有再吃乳的呢。我十八歲的便是乳臭未乾。那十七歲的景吉森如何啊。你說我茶臭未乾。茶臭那裏會乾。還在增加潮濕咧。你不見白鬚白髮的老伯伯。也要喝茶的麼。我的字是與三歲小寶實差不多的。來往的信。都是我書記寫啊。你又差了。

說說笑笑。不要見氣。